

《资本论》中货币的权力起源、本质分析与当代演变

王楚天

西安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DOI:10.61369/SE.2025040032

摘要： 本文基于《资本论》探讨货币权力的起源、本质、当代演进与现实反思。在起源方面，货币权力源于商品交换与价值关系演变、遵循历史逻辑并从交换手段转变为权力象征。其本质体现为作为价值关系的异化，与社会权力相互影响，有着独特统治逻辑。在当代，货币呈现资本化趋势，凭借金融创新不断扩权力。货币资本化促使货币转化为能创造剩余价值的资本，改变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同时，货币权力的扩张对社会公平与正义构成挑战，扭曲社会规则与价值观念。金融创新却加剧了货币权力不均衡分配，增加其隐蔽性与复杂性。

关键词： 《资本论》；货币权力；货币资本化

The Power Origin, Essential Analysis and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Money in "Das Kapital"

Wang Chutian

School of Marxism,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8

Abstract： Based on "Das Kapita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rigin, essence, contemporary evolution and realistic reflection of monetary power. In terms of origin, monetary power stems from the evolution of Commodity Exchange and value relations, follows historical logic, and transforms from a means of exchange to a symbol of power. Its essence is manifested as the alienation of value relations, interacting with social power and having a unique ruling logic. In contemporary times, money shows a trend of capitalization and continuously expands power through financial innovation. The capitalization of money promp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ney into capital that can create surplus value, thereby chang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Meanwhile, the expansion of monetary power poses a challenge to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distorts social rules and values. Financial innovation, however, has exacerbated the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monetary power and increased its concealment and complexity.

Keywords： "Das Kapital"; monetary power; monetary capitalization

一、货币权力的起源

(一) 商品交换与价值关系的演变

商品交换与价值关系的演变是理解货币权力起源的关键起点。马克思发现，最初的商品交换是直接的物物交换，“产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的”，但这个阶段交换只是偶然的行为，商品的价值还未得到充分的体现。^[1] 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直接需求。随着生产力发展，开始出现了剩余产品，偶然的物物交换开始出现。这种最初的交换形式，只是简单地将不同使用价值的物品进行直接交换，此时的价值关系处于萌芽状态。交换的发生仅仅基于交换双方对彼此物品使用价值的需求，还尚未形成普遍的、抽象的价值概念。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价值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交换的不断重复使交换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这使

得商品的价值开始具有了社会性质。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另一种商品表现出来，价值形式不断发展。然而，扩大的价值形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交换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般等价物应运而生。一般等价物的出现是价值关系演变的重要里程碑，它使得各种商品的价值能够通过一种统一的商品来表现。这大大简化了交换过程，提高了交换效率。一般等价物在商品交换中逐渐固定下来，最终演变成了货币。

从商品交换与价值关系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货币权力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随着价值关系的不断演变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反映了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货币出现后，它凭借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地位，开始在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逐渐获得了独特的权力。^[2]

(二) 货币起源的历史逻辑

《资本论》提到“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

价值成为货币。”这一论述清晰地勾勒出了货币起源的历史脉络。人类社会最初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直接需求，产品仅仅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不同生产者之间开始进行产品的交换，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商品交换是这样—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物质变换即私人特殊产品的交换，同时也就是个人在这个物质变换中所发生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这表明商品交换的出现不仅是物质的交换，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3]

当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商品的价值不再仅仅通过与之交换的另一种商品来体现，而是需要一种统一的尺度来衡量，于是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同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关系，它反映了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随着交换的进一步发展，这种量的关系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价值形式。^[4]

在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中，一般等价物的出现成为货币起源的关键环节。一般等价物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充当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统一表现材料的特殊商品。“等价形式同这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特殊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当某种特殊商品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时，货币就正式诞生了。^[4]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货币的起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源于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是为了解决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困难而产生的。^[5]货币的出现使得商品交换更加便捷和高效，同时也赋予了货币特殊的权力，这种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扩张。

（三）货币从交换手段到权力象征的转变

起初，货币在商品交换中主要扮演着交换手段的角色。“货币的第一种规定就是：它是商品交换的尺度，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实现”。在这个阶段，货币的功能在于方便商品之间的交换，减少物物交换的不便。它作为一种通用的等价物，使得不同商品能够按照一定的价值比例进行交换，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经济活动的开展。^[6]货币的出现，解决了物物交换中需求的双重巧合难题，提高了交换效率，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流通层面。

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货币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在货币作为货币的完全的规定性上理解货币特别困难”，这暗示着货币不再仅仅是简单的交换媒介。当货币被大量积累和集中时，它逐渐成为一种能够支配他人劳动和资源的力量。“货币是和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的一般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化身”，这种一般性和普遍性使得货币拥有了超越普通商品的地位。掌握大量货币的人可以凭借货币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进而控制生产、分配和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7]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转变更为明显。货币成为了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资本家通过积累货币资本，实现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控制。货币的权力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可以影响政治决策、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8]“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

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这表明货币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权力的象征。

货币从交换手段到权力象征的转变，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与财富的紧密联系，也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矛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9]

二、货币权力的本质

（一）货币作为价值关系的异化

货币本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是为了便利商品交换而出现的一般等价物，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逐渐背离了其原初的职能，发生了异化。

马克思在书中提到，“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这表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系下，原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货币作为价值的代表，成为了这种异化关系的集中体现。^[10]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本应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和交换的媒介。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货币逐渐脱离了其作为手段的地位，成为了目的本身。人们的生产活动不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实际需求，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

“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一论述精准地揭示了货币异化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被赋予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似乎具有了支配一切的能力。人们对货币的追求变得盲目和狂热，货币成为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人的价值、社会地位都与货币的拥有量紧密相连。这种对货币的过度崇拜，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为纯粹的金钱关系。^[11]

货币作为价值关系的异化还体现在它对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压抑上。“在货币中，在财富中，在货币这一物化的财富中，包含着对个性的普遍颠倒”。人们为了获取货币，不得不屈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和个性。^[12]货币的异化使得人们的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成为了获取货币的手段，人的本质力量被异化和扭曲。

货币作为价值关系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反映，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和非人道性，为我们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货币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关系

“每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资本论》中的这段论述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权力成为了个人获取社会权力的重要手段。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具有普遍的交换能力，掌握了货币就意味着掌握了一种可以支配他人劳动和社会资源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货币所有者能够在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进而影响社会权力的分配。

货币权力的扩张往往会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失衡。“货币的简单规定本身表明，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只能存在于雇佣劳动存在的地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权力与资本的积累紧密相连。资本家通过积累货币资本，控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利用货币权力影响政治决策、文化传播等各个领域，使得社会权力逐渐向少数拥有大量货币的人集中。这种社会权力的集中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阶级分化。^[11]

然而，货币权力并非完全独立于社会权力之外，它本身也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货币是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或者说，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是作为一般商品的劳动时间”。货币的存在和流通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它是社会权力关系的物化形式。社会权力通过法律、政治等手段赋予货币以合法性和权威性，使得货币权力得以在社会中发挥作用。

货币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货币权力的膨胀会改变社会权力的分配格局，而社会权力的调整也会对货币权力产生限制和规范作用。这种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我们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矛盾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货币权力的统治逻辑

“货币内在的特点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脱离商品而独立；由手段变成目的”。这体现着货币权力统治逻辑的起点在于其性质的转变。在商品交换初期，货币仅作为一种手段，方便商品的流通与交换。但随着经济发展，货币逐渐脱离商品，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并将原本作为手段的职能转变为目的本身。人们生产商品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实际需求，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货币成为了经济活动追逐的核心目标。

货币权力的统治逻辑还体现在它对社会关系的全面渗透。“在货币中，在财富中，在货币这一物化的财富中，包含着对个性的普遍颠倒”。货币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等级、身份和地域限制，使得一切社会关系都围绕着货币展开。它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纯粹的金钱关系，人的价值、尊严和社会地位都由其所拥有的货币量来衡量。这种对社会关系的重构，使得货币权力得以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统治。^[12]

此外，货币权力通过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作为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决定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配置。资本家凭借货币权力购买生产要素，组织生产过程，从而实现了对生产的控制。这种控制使得货币权力能够不断增殖，进一步强化其统治地位。

货币权力的统治逻辑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通过自身性质的转变、对社会关系的渗透以及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确立了其统治地位，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

文化等各个方面。

三、货币权力的当代演进与现实反思

（一）货币资本化

“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货币资本化意味着货币不再仅仅是交换媒介或价值尺度，而是转化为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资本。在当代，这一过程表现得更为普遍和深入。随着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货币能够迅速地在不同领域和产业之间流动，寻找增值机会。

货币资本化的内在动力在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在当代经济中，这种对利润的追逐促使货币不断地涌入高回报的领域，如新兴科技产业、金融衍生品市场等。这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和不等。

货币资本化改变了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早期，货币资本化主要表现为产业资本的积累和扩张。^[13]而在当代，金融资本的崛起使得货币资本化呈现出虚拟化和全球化的趋势。金融资本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和交易手段，实现了货币的快速增值，但也导致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节。“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货币资本化使得资本的本质被进一步掩盖，加剧了社会的异化和不平等。

货币资本化还对社会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货币资本化的过程中，金钱至上的观念逐渐盛行，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受到货币增值逻辑的支配。这不仅影响了个人的生活选择，也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和文化建设带来了挑战。

货币资本化是当代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变革，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深入研究货币资本化的过程和机制，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二）货币权力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挑战

“货币内在的特点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脱离商品而独立；由手段变成目的”。在当代社会，货币权力高度集中，少数掌握大量货币的人能够凭借其经济优势获取更多的资源与机会。这一过程打破了机会平等的原则，使得社会起点公平难以实现。原本应基于个人能力和努力的社会竞争，在货币权力的影响下，变成了财富的较量。那些缺乏货币资源的群体，在教育、就业、医疗等关键领域面临着重重障碍，难以获得与富裕群体同等的发展条件。

货币权力还影响着社会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在货币中，包含着对个性的普遍颠倒”，这意味着货币权力能够扭曲社会关系与价值观念。在利益的驱动下，拥有货币权力的群体可能会利用自身影响力干预政策制定，使规则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这不仅破坏了规则的公正性，也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14]在一些经济决策中，可能会因为某些利益集团的货币影响力，而忽视了

广大普通民众的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

货币权力的扩张还侵蚀着社会的道德与伦理基础。当货币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人们的价值观念容易发生扭曲，社会关系变得冷漠和功利。人们为了追求货币利益，可能会忽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导致社会信任缺失，社会秩序受到威胁。这与社会公平与正义所倡导的团结、互助、平等的价值理念背道而驰。

货币权力在当代的演进对社会公平与正义构成了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有效的应对策略，限制货币权力的不当扩张，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

（三）金融创新与货币权力的扩张

“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这表明货币在交换体系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和特殊属性。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货币制度的深化与拓展。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各种新型金融工具与交易方式不断涌现，如金融衍生品、电子货币等。这些创新形式使得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范围扩大，货币的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

金融创新使得货币权力的作用范围超越了传统的经济领域。“货币内在的特点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来实现自己的目

的；脱离商品而独立；由手段变成目的”。^[16]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货币越来越多地脱离实体经济，在虚拟经济领域自我循环、自我增值。货币权力不再仅仅局限于调节商品交换，而是深入到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影响着资产价格、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金融创新还加剧了货币权力在不同群体间的不均衡分配。金融创新往往是由少数金融机构和专业人士主导的，他们凭借对金融技术和信息的掌握，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货币权力获取利益。而普通民众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信息渠道，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面临着更大的金融风险。这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使得社会阶层固化现象更加严重。

此外，金融创新增加了货币权力的隐蔽性和复杂性。^[17]新的金融产品和交易方式使得货币权力的运行更加难以被察觉和监管。一些金融机构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进行风险转移和套利，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增加，也对社会公平和经济安全构成威胁。

金融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货币权力的扩张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金融创新与货币权力的关系，加强金融监管，防范货币权力的不当扩张，以维护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 [1] 芮飞军.《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实践哲学诠释[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3,44(02):37-44.
- [2] 康家铭.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的商品-货币拜物教的双重范畴[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4,(02):153-162+367-368.
- [3] 靳永茂.《资本论》语境中信用与货币的逻辑关系演进——兼论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动态发展的历史生成[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41(02):117-126.
- [4] 蔡玲.货币职能的展开与货币独立性的实现——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货币理论的一个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18,(03):14-21.
- [5] 黄世权.论《资本论》中的货币形象[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06):147-158+194.
- [6] 谭勇.商品抽象、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资本论》“商品与货币篇”的三重抽象探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4(03):7-12+152.
- [7] 王南湜,夏剑.从主体行动的逻辑到客观结构的逻辑——《资本论》“商品和货币”篇的辩证法[J].哲学研究,2019,(03):14-28+128.
- [8] 吴猛.《资本论》中“货币转化为资本”问题的哲学考察[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9(06):25-35.
- [9] 欧阳彬.总体性视域中马克思货币概念的三重意蕴——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解读[J].长白学刊,2022,(02):56-63.
- [10] 陈飞.《资本论》语境中的货币权力问题：一个哲学分析[J].求索,2025,(01):21-29.
- [11] 温权.《资本论》的货币权力批判及其对资本主义的三重追问[J].人文杂志,2022,(08):100-107.
- [12] 温权.《资本论》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货币权力批判[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2,59(06):30-41+162.
- [13] 王新生,苗雨.马克思对货币权力起源和本质的揭示——基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的考察与反思[J].浙江学刊,2024,(06):157-165+236.
- [14] 覃万历.货币的隐喻学：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货币之谜”[J].现代哲学,2017,(06):18-24.
- [15] 张凯.《资本论》中货币辩证法的三重维度[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2(04):8-14+152.
- [16] 邹传伟.金融科技前沿趋势分析[J].人工智能,2020,(06):12-22.
- [17] 王定祥,胡小英.数字金融研究进展：源起、影响、挑战与展望[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01):101-110.